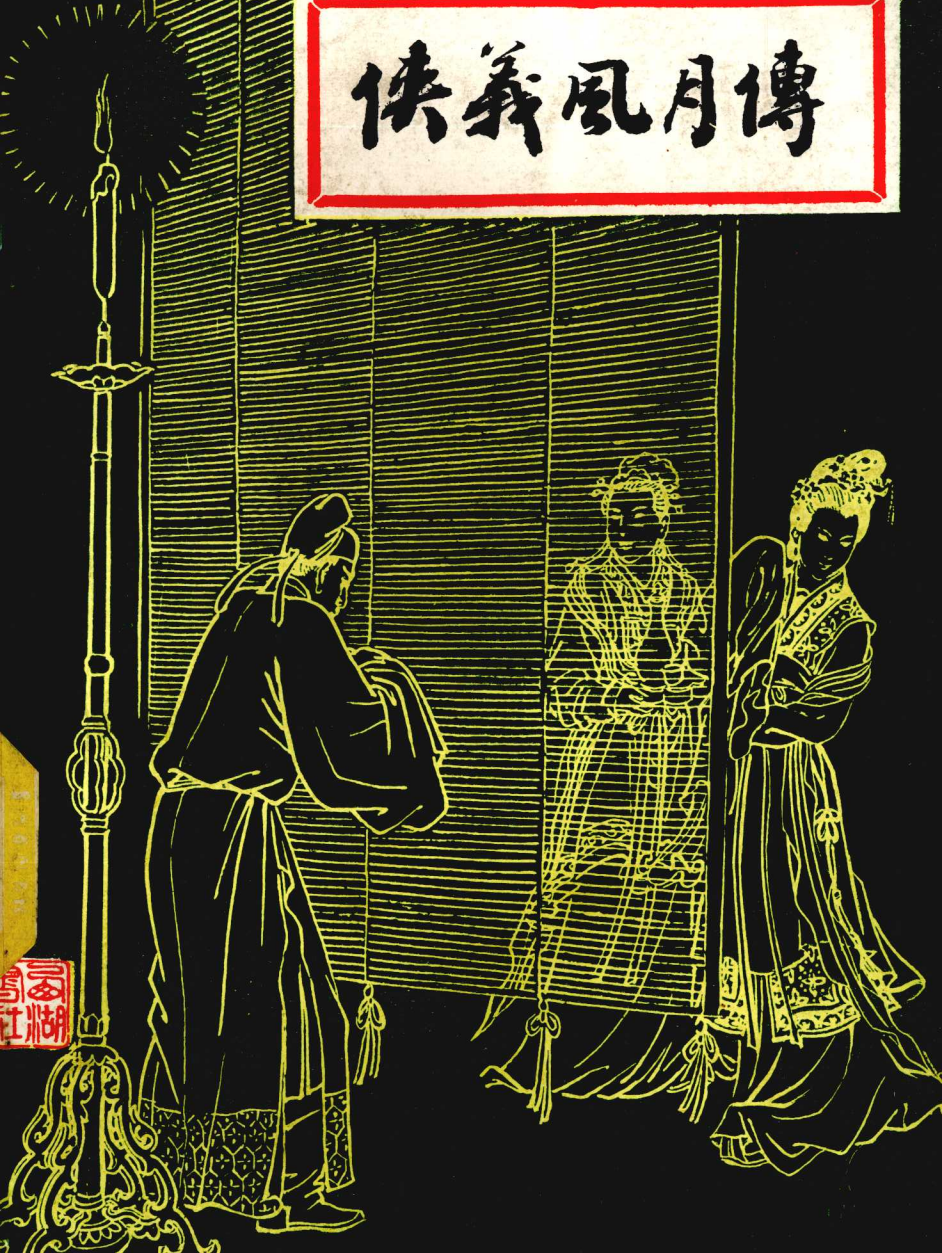


俠義風月傳



俠義風月傳

西 湖 書 社

1981年·杭州

封面设计、插图 傅伯星

侠义风月传

名教中人 著

西湖书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
(萧山城厢镇环城东路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字数145,000 印数1-30,000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57·3 定价：0.50元

出版说明

《侠义风月传》又名《好逑传》，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一部较为优秀的言情小说。作者题为“名教中人”，真实姓名不详。

《侠义风月传》一书，文词优美，故事动人，富有喜剧色彩，写的虽也是才子佳人，但不落窠臼，在人物形象塑造、性格刻画上颇具特色，使人读后有清新之感。

该书自问世以来，早在十八世纪，就已驰名海外，曾被译成英、法、德三种文字出版。据统计，到二十世纪，先后译本共有十五种之多，深受国外广大读者的喜爱。特别是德国大文豪歌德，对这部小说十分欣赏，认为“它很值得注意”。他很赞美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高尚品德和情操。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，也提到这部小说“文辞较佳，人物之性格亦稍异，所谓‘既美且才，美而又侠’者也”。

《侠义风月传》成书于封建时代，因此在内容上也就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，如书中多次宣扬的“名教”、“风化”之类，都系糟粕所在。但瑕不掩瑜，从整部作品来看，它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古典小说，颇值得一读。

这部小说的最早版本，已无法看到，现在我们根据1934年上海新文化书社的版本重印，其中除明显的错别字有所订正，排式改为横排外，其余都仍其旧。

西 湖 书 社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目 次

-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…………… (12)
- 第三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…………… (24)
- 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…………… (36)
- 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…………… (47)
-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…………… (59)
- 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…………… (70)
- 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…………… (82)
- 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…………… (94)
- 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…………… (105)
-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…………… (118)
-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…………… (129)
-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…………… (142)
- 第十四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…………… (155)
-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…………… (167)
-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…………… (179)
-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…………… (192)
-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…………… (205)

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 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来万千年，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？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蛾眉？
但须不作钻窺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，生得风姿俊秀，就象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浑名，叫做铁美人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，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；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。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，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也作怪，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谰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作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，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资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他人不在眼上，每日只是闭户读书。至读书有

兴，便独酌陶情，虽不叫个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它不得；再有兴来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全则伤性，去之掷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！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年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也不在心上。一日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要存些权术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。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；遂无情绪，徬徨了一夜。到次日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，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。只叫一个贴身服侍的童子，名叫小舟，跟随进京，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，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，天色渐晚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土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，看见这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散散的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在村口一家门前，便下了马，叫小舟牵着，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

见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，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是要借住不打紧，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！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舟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个韦村，只因昔年出了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人家，十停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，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的秀才，人家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个亲事，只因他家一贫彻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忽有一个豪富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他，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，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有踪迹，连他丈人文母也没个影儿，欲要告状，又没个指实见证，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他过。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。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他的好朋

友，知他着恼，前来看他。”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哄嚷之声，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走着，因而叫道：“家里有客，你回来吧。”内中一个老儿听见，忙走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，因走错了路径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相公既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那里看些甚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抢了去，难道就没有人看见，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些影儿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儿，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厉害，谁敢多嘴，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。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一条性命，活不成了，可怜可怜！”说罢，就进去收拾夜饭。铁公子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义气，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？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下落消息，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说也不妨。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那里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

儿道：“报也没用，就是韦相公知道，也奈何他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，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可是谁敢进去！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夜饭，请他吃了。次早铁公子叫小舟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！昨晚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不露风，老丈只管放心。”说罢，遂出大路而行，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败露出无心；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苍苍自鉴临。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而走，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声道：“苍天苍天，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不必过伤，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说道：“兄长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，自是云天高谊。但小弟冤苦，已难申诉，纵有荆豫侠肠，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蜂虿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齿冷？”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兄长乃大侠高贤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贱名，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的尊字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倒要请教了，我自有一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

贱名柔敷，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。欲待隐忍了，又正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鞞毂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纲常，论情理心有不甘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拚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铁公子接了揭帖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一个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览，方有用处；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气力，终是无用；若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即忙深深一揖道：“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，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，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卵翼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，但恐小弟命薄，徒费盛意。”说到伤心，不觉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事何不可为，莫只管做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藏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舟，匆匆去了。韦佩立在道旁相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象做了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。恍惚之间，待望不见铁公子的马，方才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至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这韦村到京，只有四十五里，铁公子一路赶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忽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是关的，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煞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甚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来得正好！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生是死？”铁公子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作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不必着急，任是天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？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石夫人方才扶起铁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撞见两个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呼屈。你父亲问他是甚人？有何屈事？他说是个生员叫韩愿，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字与人，尚未曾娶去；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叫人来说，要讨他作妾。这生员说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，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豺狼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他家，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

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书，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是细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叫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忿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圣旨下去，着刑部审问，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势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将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，没有对头；大夫侯转办一本，参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诳君上。刑部官受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去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代上疏辩救，苦无原告，没处下手，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”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

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，便难分辩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，贵豪窝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难处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看轻，事虽小，但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捏造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抢劫，万姓共见，台臣官居言路，目击入告，正是尽职，怎么叫个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两个人，便塞住了口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出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；况这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。不过窝藏辇毂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到手擒来，母亲但请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

“母亲面前，怎敢说谎？”石夫人方欢喜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可吃了饭，快到狱中通知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，与铁公子吃了；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要

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。公子又走到书房，写了一道本，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，又将韦佩的揭帖，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，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凭胆大，临机全靠有深心；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铁公子到了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的少爷，慌忙接见，就引入小轩子里来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进去相见，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。只见父亲没有拘系，端然危坐，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：“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！”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站起来，惊问道：“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甚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固多端，我为谏官，尽言是我的职分；听与不听，死生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固其职分，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于事之有济；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谙大体，与不知变通之人，捕风捉影，哓哓于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者，皆忠臣矣！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叹道：“谏臣言事，指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已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我之本心岂捕风捉影，欺诬君父！其变出意外，谁能预知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不可不预防。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奸侯复生他变，大人奈

何安坐囹圄，静听奸人诬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被害坐囹圄，也是出于无奈，若说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不知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能捕。父亲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清旨何难？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！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访的在此，但干系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人役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忽能访得的确，莫非少年孟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系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？”因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的将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，与铁御史看了，铁御史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帖，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，也可消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，以绝迹疑。”公子道：“大夫侯虽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人之心。况贪女子颜色，念念不舍，既有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人？大人请放心勿疑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儿所论，殊觉有理，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，只得依你。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，以便奏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须大人费心，本章孩儿已写在此，关防已带在此，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就可上了。”因取出递与铁御史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河南道监察御史，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，为孤忠莫辨，恳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迹事：窃闻耳目下，求人主

之盛德；刍蕘上献，臣子之苦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许风闻；未有据实入陈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夫侯沙利，白昼抢虏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，实名教所不容，礼法所必诛。邀旨敕刑部审问，意谓名教必正，礼法必申矣。不料奸侯如鬼如域；暗藏原告以瞞天；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纵犯人为恶，反坐罪臣縲绁。臣素丝自信，料难宛转。窃臣赤胆天知，只得哀求圣主，伏望洪恩，怜臣朴直遭诬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。若朝奉敕而夕无人，则臣万死无辞矣。若获其人，则是非曲直，必明白辨矣。倘蒙天恩怜准，须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论禁地，则臣得以展布腹心。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韦佩揭帖一纸，开呈御览，以明实据。

铁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此表剴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。狱官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，到通政司去上达。只因这本一上，有分教：打碎玉笼，顿开金锁！铁御史上有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

诗 曰 治世咸夸礼法先，谁知礼法有时愆；
李膺破柱方称智，张俭投门不算贤。
木附草依须着鬼，鹰拿雀捉岂非仙？
始知为国经常外，御变观通别有权。

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上疏请旨自捕。在狱中候不到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，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开看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。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见。因自想道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提不出人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即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且慢！大人一出狱招摇，妄自惊动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。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养闲堂，捉了韩愿夫妻，报知大人；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为万全之策。”铁御史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。暗暗吩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必要小心！”铁公子领命，即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。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自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。铁御史进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锤，惹出事来，故此